



I 21.11

航标灯

(短篇小说散文集)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橄 榄	昆明钢铁厂	张黎青 (1)
团长下连	昆明部队某部	先子良 (15)
背牛的人	红河州滇剧团	包 钢 (25)
雄关险道	昆明部队某部	孟昭恺 (34)
山区收购员	会泽县	绘 新 (44)
哨村妇女	峨山县红旗公社	普 飞 (52)
连绵的山岭	省文化局	李军农 (67)
新来的队员	云南重机厂	柏遵道 (78)
老 山	昌宁县	张珠珠 (88)
竹 梅	昆明市佛海公社	李 伟 (95)
郑 永 莲	思茅凤岗盐矿	陈乃文 (105)
崭新的路	云南生产建设兵团	赵关良 (115)
航 标 灯	云南冶金二矿	骆 骥 (124)
芒果熟了	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	张 长 (130)
芒戛山上	昆明部队某部	袁世福 (137)
火红的山茶	昆明市呈贡县	辛 勤 (143)
春满南山	楚雄州农业局	杨玉珍 (150)

橄 榄

昆明钢铁厂 张 黎 青

我们冶金建设工地上，坡坡洼洼都长满了橄榄树。冬春两季，柔软的枝条上缀满了一串串晶莹的果实。劳动之余，我们常常坐在橄榄树下休息聊天，随手一攥，便可摘得满把圆润碧绿的橄榄果。放在嘴里一嚼，乍觉很酸，又略带苦涩、慢慢就回甜了。这甜，不象甘蔗那样腻人。这种由苦而来的甜，叫人回味无穷。

我们在劳动中常用橄榄解渴，自然对橄榄产生过好感。尽管如此，我并没有想到会提起笔来满腔热情地讴歌橄榄……

一

一九六六年初冬，我当时在冶金安装公司工作。

一天傍黑，我到办公室开会，刚走近墙拐角处，猛不防跳出一个人来，挡住了我的路。

“首长！”

“哦。”我定睛一看，是一个小姑娘，圆圆的眼睛活泼

中带着几分淘气，细细的小辫儿散开了一条，额前垂下一绺头发遮住了眼角。

我问她：“你是谁家的娃娃？”

“娃娃？我都十六岁了，还叫人家娃娃？”她把嘴翘得高高地说：“我是才来的新学工。”

“新学工？”我摇了摇头，实在有些不敢相信。

“真的！”她自豪地偏了偏头，接着用一种过分严肃的口气说：“我要求分我当外线电工。我知道我们这里最需要的就是外线电工。”

这丫头怪精灵，也不知她怎么打听到了这个消息。我们即将动工的一项工程，的确很需要外线电工。

“外线电工是野外高空作业，环境艰苦，条件要求高。瞧你，连条小辫还扎不牢呢，……”我半真半假地逗她。

她红着脸拢了拢头发，急切地说：“辫子我不要了，外线电工一定要当。”

“太小了。”我又摇摇头。

“你生来就这么高啦？”她狠狠瞪了我一眼。

看来这是个固执的小家伙。我看了看手表，时间不容再耽搁，便指着远处一堵陡峭的山崖“吓唬”她说：

“看见没有？就是开着一簇簇白花的那个山峰。外线电工要在那么高的地方操作哪，你敢吗？”

她看着我指的那个山峰，不吭声了。

那晚的会大约开了两个小时。刚散会，突然又“咚咚咚”地跑来了一个人。我不由愣住了：又是她。

“首长，你看！”她把背在背后的手突然一举，一束洁白的花朵倏地闪现在我的眼前。我还发现那只擎着花束的手，横一道竖一道地划出了明显的血痕。

我暗暗吃了一惊。那堵山崖看起来似乎就在眼前，可是，实际上离我们还有三、四公里。那么高的山，那么陡的崖，那么黑的夜，这么个小姑娘，竟然把长在崖上的花摘来了。多么倔强哪！

我还能再说什么呢？只得同意了她的要求。

“谢谢首长！”她举手敬了个礼，一转身跑了。可是，没跑几步又趑了回来，往我手心里塞了几颗碧绿的小球，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几颗又圆又大的橄榄，多新鲜呀！还是刚刚摘下来的呢。

“嗨，真还是个小丫头！”我在心里叹道。突然，我又象想起了什么，连忙冲着她的背影叫道：“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橄榄——”夜幕中传来了她轻脆的带着童音的回答。

二

早晨，瓦蓝的天空飘着淡淡的云丝，犹如一束白马尾随风飘散。我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停住了。到九队该走哪一条路呢？我找了块草地坐下休息，想等个人问问路。

我刚坐下，仿佛不远处有人在说话。我寻声望去，发现前边不远的一株老松树枝上倒挂着一个人。只见她，两腿倒勾着树枝，膝朝天，头朝地，两手伸开一上一下划动，全身

象打鞦韆似的晃荡着，嘴里还不住“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……”地数着。“这是干什么呢？”我心里纳闷，却不敢喊出声来，担心她被吓得摔下来了。

不一会，这人“蹦”地一个仰翻身落下地来。稍停，她双手抱住了树干，“稀刷稀刷”又爬上树去，蹲在一个粗枝杆上向四周眺望。这时她工作衣下露出了褚红色的电工工具袋，我才断定是我们的工人。

“唉，同志！”我朝树上招招手。

谁知她一眼看见我，就大声叫唤：“刘书记——”，“咚”地跳下树，急忙朝我跑来。

“不记得我了？我是橄榄呀。”她蹦蹦跳跳地拉着我的手说。

可不是么？一个多月不见，她完全变了，黑了，瘦了，人也长高了，小辫变成了短发，乍一看，我还以为是个小子呢。

她从树枝上取下一大圈电线，加上脚踏板、安全带之类，嘀嘀嘟嘟挂了一身，对我一挥手说：“走吧。”

我接过她的线圈笑着问：“你知道我上哪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！我们队长派我来接你，我都等你好半天啦。”

“嗨！没见过你这号接人的，只管自己玩，倒把客人丢朝一边。”

“我没玩哪？”橄榄眨巴着双眼望着我。

“没玩？刚才是谁倒挂在松树上哪？”

橄榄红了脸：“那也不是玩。”

看她那神情顶有名堂，我也装作一板正经的样子“套”她：“我亲眼看见的！咱们工人阶级可不许撒谎哪。”

橄榄终究还是个孩子，马上便说出了实话：“我是练习呢。”

“练习？师傅规定这样练习？”我诧异地问。

“不是。我原来就缺乏锻炼，初上电杆时头晕心慌。现在虽说好一些，不过遇到大风还是挺害怕。象这样怎么能适应工作需要呢。”

“所以就想出些法子来锻炼了？”我心里又高兴又担心。高兴的是这姑娘有心劲，象这样炼下去，一定会成为硬梆梆的好电工。担心的是怕她不小心出了问题。因此对她说：“今后我再发现你无人保护就一个人这样做，就取消你外线工的资格，让你在家守电话！”

橄榄吐吐舌头扮个鬼脸说：“我才不怕呢！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我连忙追问。

“不过，……你还是千万别告诉我们队长呀。”

“小鬼！”我用指头点了点她。

她红着脸“咯咯”地笑了。这笑声又爽朗又轻脆。

路上，我问她为什么取橄榄这个名字。她笑笑，反问我：“这有什么不好？橄榄橄榄，回甜想娘。它和咱们的革命事业一样。革命先烈为了我们流血流汗，英勇牺牲，才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。可是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受苦，我们还需要学习革命先烈，为了解放全人类吃大苦，耐大劳，英

勇奋斗，那才是真正的甜呐！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她那异常庄重、肃穆的神态，远远超过了她的年龄。她的话是多么令人回味、深思哟！我们默默地穿过了一片林子，来到一堵陡峭的石岩前。橄榄指指沿着石岩拐弯的小路对我说：“你从这里过去绕点路，我在前边等你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从岩上走。”

“又是锻炼？”

她会心地笑了，脸上又恢复了活泼愉快的神情。

看着她那矫健的身影飞上山岩，我不禁想：瞧她那么年轻，可心思倒怪深沉哩！

就在这天晚上，公司电话通知我立刻返回去，第二天就要到省外去参加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的大会战。当晚，我去向橄榄告别，她的宿舍里空荡荡的，墙上挂着几件花衣衫，工具袋、脚踏板却不见了，显然又是去“锻炼”了。我只好把一路上专门为她采摘的一捧橄榄摆在她的枕边。此后几年，我虽然没有机会再见到橄榄，但她那段意味深长的话，却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。

三

粉白的橄榄花谢了，又开了。

五年以后，我又回到冶金安装公司。刚回来就接受了一项重要战备工程的突击施工任务。党委初步商定，抽调十队

去担负主体工程。同志们都说，十队虽然成立时间短，但却经过了好几次艰苦的磨炼。他们的队长更是好样的。我因对情况不摸底，所以电话通知十队队长立即来我这里一趟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翻阅文件，虚掩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伴着一阵风闪进一个人来。我抬头一望，来人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同志，中等个子，头发全部拢在工作帽里，汗淋淋的脸上带着沉静的微笑。

“您是新来的书记吧？”她大方地搬了个凳子面对我坐下，明亮的眼睛闪着热情的光芒：“快说说，什么任务？”说着便掀下帽子，“噗噜噗噜”地搨凉。

“你是？”我猜测地望着她。

“我姓王，刚从十队赶来。”

我暗暗吃惊，十队离这里三天路程哪，她一天半就赶到了。瞧她浑身透出的那股“虎”劲，我猜她准是十队队长。看来同志们推举她负责主要施工项目是有根据的。可怎么会是个这么年轻的女同志呢？工人们常说：“抡锤靠手臂，挑担看肩膀。”这么嫩个女孩子，能担起这样重的担子吗？我不由打量起她来。这人好面熟呀！总觉得在哪里见过。我正迟疑着，她却先认出了我，从椅子上一蹦而起，叫道：“刘书记！刘书记！”

她这一叫，我也突然记起来了：“橄榄！是你啊！”

“刘书记，你去了这几年，怎么连个信也不捎来，眼里就没有我们工人！”

“瞧这丫头，人愈大，嘴愈厉害。那么大个工程，工作

可紧张啦，哪有心思写信。”我边笑边说。

“难怪。”她点点头说：“好几年不见，你头发都白了，叫我半天认不出来。”

我们谈着谈着，又扯到了正题。橄榄听我交待完任务，捧着头沉思起来。

“怎么，怕了？”

“不怕！”她摇摇头，紧蹙的眉头慢慢舒展开了。她一按桌子站起来，坚定地说：“干！”

“对了，这才象工人阶级的回答。怎么干？”

“我有啥本事？”她羞涩地笑了笑：“回去把底统统交出去，让大伙出主意想办法。”

“对！”我高兴得拍了拍她的肩膀：“智慧从群众来，力量从团结来。依靠群众，按照‘九大’路线办事，就能无往而不胜！”

她微微点点头，激动的面孔显得十分庄重。

四

任务果然艰巨，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。

橄榄他们架设的高压输电线路，要通过一个两边都是峭壁的狭窄山口。峭壁中间是一条仅够一辆马车通过的便道，是两个公社之间的主要通道。如果在这里挖坑立杆，便道肯定要被堵塞，如果线路改从山上绕，得多架十多根电杆，这就要耗费大量物资，又拖延时间，不能保证这项战备工程按时完成。怎么办？党支部和队委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召开了

群众大会。

会议在松林里举行。我到会的时候，争论得正热烈，党支部书记老陈向我招招手，我悄悄走到他旁边，背靠树干坐下了。

“离通电只有一个星期了，电杆栽不上就要影响整个工程的施工进度。”

“是呀，反正我们是为了这项战备工程，栽电杆阻拦了通道，我想贫下中农会体谅我们的。”

“不对！我们为什么不体谅一下贫下中农呢？这实际是为自己，为小团体！”

这一番话惹得对方猛烈还击：“谁为自己？你有好办法就讲嘛，何必乱扣帽子？”

对两种不同的意见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

“同志们！同志们！”橄榄止住了大家的议论，会场顿时鸦雀寂静。

“刚才有同志说得对，我们是不应该把电杆栽到通道上！”橄榄说着，面孔越发严肃了：“我想讲个故事。”

我和老陈对望了一眼。只听她缓缓地说：

“小时候听爸爸讲过，1950年，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围剿土匪的战斗中，有一次，土匪包围了我们的一个村子，我军的一个老炊事班长，奉命突围去送情报。他知道正在阻击敌人的一个女工作队员背上还背着一个婴儿，要求要把孩子带走，可是那位战友不同意，说送信要紧，带着孩子累赘。但老班长仍毅然决然地抱过了婴儿，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

为了保护孩子，他身上中了弹，但仍以坚强的毅力坚持着游过了一条河，完成了任务，光荣地牺牲了……”

橄榄的话使我心中一阵颤抖，多么巧的一段故事啊！它又把我带到那剿歼残匪的岁月……

一天凌晨，我俯卧在河岸上监视着敌人。突然，河对岸火光冲天，马嘶人叫，枪声乒乓，我估计定是敌人又流窜到这紧靠国境的岩脚寨。我手里的盒子枪握的更紧了。

枪声越来越近，河那边传来了“站住！”“站住！”的吼叫声。一会，黑魑魑的河水中漂来一团东西。渐渐看清楚了，是一个人！我命令用火力压住对岸追赶的敌人，自己跳到水中去接应。来人是一位须发斑白的老大爷，一支手臂划着水，另一支手中紧紧抱着一个婴儿，殷红的鲜血染红了他身边的河水。上岸后，老人从衣襟上撕下一块布递给我，断断续续地说了句：“情报……孩子……”便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我看完情报，忙要通讯员送往指挥所。随后打开了另一张纸条：

“亚平：

敌人快进寨了，我们决心拚到底！孩子已托王大爷带去。她是革命的后代，要让她在大风大浪中成长！孩子尚未取名，我想就叫她橄榄吧。今天的艰苦奋斗是为了换取甜美的明天，苦尽甜来，我坚信一定会这样！”

我认出这张条子是写给军分区苏副司令员的。我在字条后附上几个字：“王大爷已光荣牺牲了！”就派人把孩子和字条一齐送走了。

边疆州工委成立时，我碰到苏副司令员，问起了小橄榄，他说送到北方托人照料，等以后再接来。此后我转业到工业战线，就再也没有见到苏副司令。我在安装公司第一次听见橄榄这个名字就很有感触；那个婴儿现在也该和这个橄榄一样大了，“莫非她就是……。”这个念头刚一闪现，又被我否定了。一个姓苏，一个姓王，怎么会是一个人呢？再说，农村里以桃啊李啊起名的还多着呢，只要有橄榄的地方，谁又不会以这取个名呢？

橄榄的话又把我引到现实中来。只听她说：

“那位老大爷为什么不惜牺牲自己，也要把那个孩子带走呢？因为一个革命者，他心中装着的不只是与他有关的那点工作，而是要装着整个革命事业啊！”

橄榄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。人们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

有人接上了话：“对啊，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了支援农业、工农联盟是基础，工人农民是一家。我们怎么可以不从全局出发，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去损害贫下中农的利益呢？”

“我们应该为贫下中农想一想。”

我把眼光落在主张在通道上架线的那小伙子脸上，他低着头，正想着什么。猛地，他站了起来，大声说道：“队长，我眼光就是短，没别的，向那位老大爷学习！你说咋个办吧？”

橄榄向他投去热情的目光。接着，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

纸来，

“我把大家的意见综合了一下，划出这张图。请大家研究。”

橄榄提出：在石壁的两面凿洞，中间用角钢连接，在角钢上钻眼安上绝缘瓷瓶，使高压线横贯角钢支架，架成一段无杆线路。

“太好了，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”一个人大声问。

“告诉你，橄榄姐姐为了画这张图，在现场勘察实验过不知多少次呢！”

“那悬空架设怎么操作呢？”有人提出了意见。

于是，橄榄又把她设想的现场操作方案有条有理地提了出来。这是一个大胆的方案，然而也很有科学根据。为了使这一方案更完善，我们又专门组织一些有经验的老工人到现场讨论了几次。

方案很快定下来了，下一步怎么实施，就看橄榄他们的了。

五

施工的第三天，我一早就来到了现场——便道丫口。

工作进行了两天，橄榄他们已经用绳索吊着身体凿好了两边石崖上的嵌孔，并把角钢用水泥封固在石孔里。今天便道上空出现了一条独木似的钢桥，它仿佛一条绷紧的弦，在呼呼的山风中颤抖。

架线作业开始了，第一个站出来的是橄榄。今天她穿了

一身整洁的工作服，工作帽用铁卡子卡上，神色自若。老陈一摆手，橄榄一步跨到岩边，拉住岩上垂下的吊绳，脚蹬岩壁，两手象体育运动员爬杆一样，矫捷地爬上悬崖。在接近凌空钢桥时，只见她双脚踩住岩石，双手轻捷地向上抓住了角钢。然后，再腾出一支手，从容不迫地将腰间的安全带套在角钢上，慢慢把身体移向中央。

导线被前方的紧线机徐徐吊起，升到一定的高度上不去了，橄榄凭一支手的力量几次都未能把它拉向绝缘瓶。下边的人有些急了。我说：“沉着，橄榄！”

“放心吧，书记！”她说。

她又第三次收线了，但是刚要靠拢瓷瓶，“当”地一声，导线又弹开了，一下把她的身子振得斜到了一边。

“啊！”下边的人同时发出一声惊叫。但是，她很快又把身子移动平稳了。

“放心吧！”她对下边的同志们说，又象在鼓励自己。接着，她长长的吸了口气，紧了紧腰间的安全带，两腿忽地往角钢上一勾，成了一个金钩倒挂之势。

这个动作，来得那么迅速干净，下边的同志都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。五年前她倒挂在松树枝上锻炼的情景，又油然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想不到她在这里用上了。

这一来，橄榄空出了双手，紧紧捏住导线，慢慢提到自己胸前。导线越来越紧，这时地上“噗噗”地落下几点稀疏的水滴。大晴天，咋会下雨呢？这是橄榄脸上滚落下来的汗珠啊！只见她面孔通红，被汗水遮住的双眼，瞪得大大的，

闪着一种不达目的不休止的刚毅的光芒。

终于，她把导线套在固定的铁丝上了。接着双手一摆，轻松地骑坐在角钢上。

“好样的！”不知谁大声赞道。

“好啊，橄榄！”我也情不自禁地说道。

“这姑娘成长得多快啊！”老陈更是赞叹。接着，他向我眨眨眼睛：“你猜她的父亲是谁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一位首长。”

“什么名？”一种激动的预感，使我追问下去。

“苏亚平。”

“啊！……那橄榄怎么姓王？”

“她说是为了纪念那位为保护她而牺牲了的王大爷。”

一切都明白了。我的心“咚咚咚”跳荡起来。“橄榄！橄榄！”我轻轻呼唤着她的名字，心头涌起了橄榄果特有的甜丝丝的回味。这回味甜得甘美，甜得含蓄，给人启发，引人深思，促使我提起笔写了这篇“橄榄”。

团 长 下 连

昆明部队某部 先 子 良

难 题

团长袁征迎着初春的朝阳，躬着腰，一只脚踏在小方凳上穿草鞋。那草鞋是他自己打的，原来差不多有一寸厚，现在已经磨去了一半。山里人称它做“蹬山倒”。他当“小八路”的时候，就从老战士那里学到了这手艺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保持着穿草鞋的老习惯。

眼下，袁团长想起了一道难题：为了落实毛主席的“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”的伟大战略方针，负责管理生产基地的八连提出了开垦荒地一千亩的建议，上级批准了这个建议，还新调来两台拖拉机，暂时配属团里使用。这件事，团长叫吕参谋拟了个实施计划，准备拿到团党委会上议一议。可是，征求八连的意见时，八连说这个计划脱离实际。团里也有人提出：必须多派几个连队去支援，并增加拖拉机，才能保证按时下种。农谚说：“清明谷雨早栽插。”立春节令已经